五峯集

三

詳校官贊善臣朱　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五峯集卷三

宋　胡宏　撰

雜文

邵州學記

[illegible]平陳[illegible]其家作守于邵小心恭

[illegible]庠名于[illegible]人倫為先務[illegible]郡庠庳下褻于闤闠塵孜

[illegible]舊也公曰噫此豈尊師

重道之禮其何以明施天子德政乎士子合詞曰神霄
廢宮地勢高明棟宇宏麗今為戒壇寺其徒二三人坐
視廢頹而加之拆毀請吏以奉先聖公大悅從之咸以
勸以金穀給力役民不知而學宇一新既告成蕆事移
書某曰子為我記之某以樸學無文辭不獲命敢援春
秋不書脩泮宮之義敬為公書夫為是學者非教士子
美食逸居從事詞藻倖覬名第蓋將使之脩身也身脩
然後人倫明小民親而人道立故學在天下不可一日

廢愚嘗遠探鴻荒天地方開闢未有文字而黄帝已學于太真矣至唐虞始設官作命建教人之所三代興王肇脩人紀乃新其名迨周之季人不説學諸夏衰落天生孔子發憤忘食講學成經然後人知所立後世人主欲保大其業未有不尊崇師道者也今天子臨御萬幾之餘手寫諸經不厭不倦至誠無息風動天下内興太學外詔郡邑咸崇庠序夫子被王者服巍然當坐羣弟子以公侯環列春秋二時受天下盛禮在昔黄帝堯舜

禹湯文武真居天位之君也乃有所不如其故何哉成一時之勲業有限而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也若直守流行于世數卷紙上語而不得其與天地同體鬼神同功之妙則非善學矣其合于天地通于鬼神者何也曰仁也人而克仁乃能乘天運御六氣賛化工生萬物與天地參正名為人若徒掇拾章句馳騖為文采藉之取富貴緣飾以儒雅汲汲計升沉領光景以快情遂欲誇妻妾而耀鄉里者是吾棄我經天緯地建三才備萬物至

大至妙不貲之身于一物之小也其不仁孰甚焉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之道非便儇矯厲耳剽口誦之所可得必剛毅篤實主忠行恕而後可至君子平居尚論莫不有效古人横身濟世之願而莫能致知用力于仁一旦得仕所行非所志所習非所業勢利誘于前風俗驅于後患害生于左咊尼起于右則必倀倀然冥行而陥于荆棘雖功髙當代智足以謀勇足以決譬猶杞梓連抱而心朽蠹良工掄材必不敢以柱六

寢梁五門棟明堂太室矣又況初無志顧而游冶于詞藝靡爛于富貴雖侏儒店楔亦孰敢倚而用之故孟子論人而不仁則不能保其業而全其軀此天下之大戒也有能懌斯言而知味悟俗學之失真乎廓然大觀解其膠固騫然高舉拔于卑陋潛心夫子之文章期得夫子之道于文章之表尚志不自棄親師求性初取友資器利情欲之妨于理義者消忘之氣質之戾于中和者矯正之無須臾不敬無毫忽自欺則庶幾可以言仁矣

人仁則道立廣大無疆變通莫測作絶世真儒于百代
之下續孟氏不傳之學以待有司之舉發六經精微論
百家得失陳當世之要務何施而不可雖然此特導其
源開其端耳譬諸卉木培擁發生凌雲照日則在乎人
焉游于斯食于斯惟為已之學是務然後識公修崇是
學期望于士子者遠矣大矣斯道也與天地相並造化
相闗亘萬世而長存視石上之蕪詞又何足為不朽

復齋記

易卦有復孔子曰復反也所以返本復始求全其所由生也人之生也父天母地天命所固有也方孩提未免於父母之懐及少長聚而嬉戲愛親敬長良知良能在而良心未放也逮成童既冠嗜欲動于内事物感于外内外紛糾流于所偏勝故分于道者日逺也此大學所以不傳而人心之所以流漫支離不可㑹歸于一歟扶風馬君名其種學積文之所曰復齋不汩于流俗慨然有志于大學之道因予友虎子也來求言予安能知然

從事于斯知老農之服田力穡也久矣請試言其耕耨收穫之功焉夫人生非生而知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緣事物而知故迷于事物流蕩失中無有攸止自青陽至于黄髮茫茫如旅人不得歸家而安處也今欲驅除其外誘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復其所由生之妙則事事物物者乃人生之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儒者之道率性保命與天同功是以節事取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致其知焉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

人無窮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目流于形色則志自反而以理視耳流于音聲則知自反而以理聽口流于唱和則知自反而以理言身流于行止則知自反而以理動有不中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克己復禮不遠復而庶幾聖人者也及其久也德成而萬物一體仁熟而變通不窮豈特不為事物所迷亂而已哉視聽言動皆由至理形色音聲唱

和行止無非妙用事各付事物各付物人我内外貫而為一應物者化在躬者神至此則大命在我無事于復而天地之心可一言而盡矣復之道于是為至馬馬君勉之哉毋驚馬而謂予言之狂也必顧名思義與其友朋牽連而復于道然後為稱矣馬君名寧祖字奉先

有本亭記

紹興庚戌歲先君子自荆郢趨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遊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顧而歎曰此非滄

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尋而濯我纓乎則命門弟子問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陰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蒼然羣木之下翠緑澄淨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號為碧泉登山四顧乃洞庭之南瀟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葢太古夷荒未闢之墟而泉出于盤屈石山之下凝然清光微瀾無波沄沄而生平岸成溪放乎遠郊却步延目溪雖清淺而有長江萬里之勢焉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倚笻而坐喟然而興曰水哉水哉惟其

有本也故不舍晝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乃求得其地夷榛莽植松竹山有為樵牧所殘者養之流有為蕩壞所壅者疏之巖石之為草木所湮沒者闢之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長棄諸孤令也免喪而不死慨念先君子道學德行淵源溥博不可涯涘其移見于天下皆應時而出者也惟其身有之是以感是水而崇之巍然不肖深自思念仰望先君子智之不及至遠也然守遺體奉遺訓期確然自守不敢與流俗同

波故伯亭源上名曰有本表著其所願學以無忘先君子平生之言比于盤盂之銘几杖之戒庶幾我先君子之志不隕于地亦若是泉之流行亘萬世而不窮也後之人毋念爾祖尚其嗣之

不息齋記

紹興二十有九年春友生毛子請曰以誤齋房衡麓先生名曰不息惟義之奥至今十年若存若亡請先生辭而達之以比盤盂几杖之銘戒庶幾可以朝夕從事乎

聞其言喟然嘆曰先兄既為子名我其可不敷暢厥義以勵子志然難言也子試察夫天地之間有一物息者乎仰觀于天日月星辰不息于行也俯察于地鳥獸草木不息于生也進而觀之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息于爵位也退而觀乎市井之間農工商賈不息于財貨也滔滔天下若動若植是曾無一物息者矣令予兄以不息教子無乃使子泯泯然與萬物同波淪胥以亡乎將何以收子之放志喪萬物而正之邪惟子知其有道也

子其審聽吾之言乎日月星辰雖不息于行而息于象鳥獸草木雖不息于生而息于形卿士大夫之不息于爵位也而同息于名農工商賈之不息于財貨也而同息于利夫有所息則滯于物滯于物者不全于天不全于天者雖日月星辰不能以自化而況于六尺之軀乎噫六尺之軀有神妙而人不自知也聖人詔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宰制萬物象不能滯形不能嬰名不能榮辱利不能窮通幽贊于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

下充周咸徧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無窮本無二性又豈有陰陽寒暑之累死生古今之間哉是故學為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以為人也此聖人與天地為一之道大哉言乎舜禹知之乎吾徒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旨無窮有志于道者可忽諸

程子雅言全序

天生蒸民必有聖賢為之耳目自堯而上如黄帝伏羲雖時有見于傳記不可得而詳其事矣自堯而下有大舜有伯禹商有湯周有文王羣聖相繼中覆載而立定海宇之民政教列乎史官事業光乎百代分也獨吾夫子窮不得居天位道德之積與天地同大道德之發與日星並明凡在斯人莫不爭慕有不言而化者有聞一言而悟者作新人才力侔造化裁成六經以配無窮亦庶幾堯舜文王之功矣命也及顔氏子死夫子沒曾氏子嗣焉

曾氏子死孔子之孫繼之于其沒也孟氏實得其傳孟氏既沒百家雄張著書立言千章萬句與六經並駕爭衡其間最名純雅不駁于正統者莫如荀揚然荀氏以不易之理為偽不精之甚也揚氏以作用得後為心入欲之私也故韓子斷之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甚矣夫子之窮也既無位以攄其急行斯道既沒之後傳數世而遂絶者且百年矣嗚呼甚矣夫子之窮也天于斯文何其難哉或曰然則斯文遂絶矣乎大宋之興經學倡

明卓然致力于士林者王氏也蘇氏也歐陽氏也王氏盛行士子所信屬之王氏乎曰王氏支離支離者不得其全也曰歐陽氏之文典以重且韓氏之嗣矣屬之歐陽氏乎曰歐陽氏淺于經淺于經者不得其精也曰蘇氏俊邁超世名高天下屬之蘇氏乎曰蘇氏縱横縱横者不得其雅也然則屬之誰乎曰程氏兄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也或者笑曰其為言也不文世人莫之好也其制行也倣古世人莫之信也其講道也惟開其端其

言治也不計其效蓋迂濶之至也曷足以為斯民耳目
纂堯舜文王孔孟之緒乎而子屬之以傳過矣曰言之
不文乃發於口而門人録之傳先生之道澤及天下
是其樂也傳之其人又其次也脩飾辭華以矜愚衆非
其志也行之倣古不徇流俗必準之于聖人也講道啟
端不騁辭辯欲學者自得之也治不計效循天之理與
時為工而期之以無窮也若夫中春風日拂拂融融蓋
其和也風洌而霜凝蓋其肅也山之定止萬貨滋生蓋

其德也川奔放而來無盡葢其應也四時更代葢其變化也莫知其所以然葢先生之神明不可得而測也其為人也可謂大而化矣吾將以之為天嗚呼其不及堯舜文王之分則又命也雖然唱久絶之學于今日變三川為洙泗之盛使天下之英才有所依歸歷古之異端一朝而謬戾見比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其功大矣屬之以傳又何過哉予小子恨生之晚不得供灑掃于先生之門姑集其遺言行思而坐誦息養而瞬存因

其所言而得其所以言因其所以言而得其言之所不可及者則與侍先生之坐而受先生之教也又何異焉故此書之集非敢傳之其人也姑自治而已

程子雅言後序

風氣有醇漓故真元不常會則聖人不世出道時有不明賢智過乎大中之表愚與不肖陷乎卑汚之陋綂紀紛錯而天下始病矣自堯舜之盛曁乎孔子風氣浸漓上無明王下無賢佐至道泯然其將絶苟非載以文而

指示焉則後世雖有間氣英明之士亦且惑于異端天下幾何其不流而入于禽獸也聖人有憂之為之作六經六經指道之大路而語孟又指入六經之關要也彼舟楫之作雖十步之川人人咸知得舟而後濟夫六經濟天下之大舟也治身而不循六經者喪身治家而不循六經者亡家天下陵蕩紀綱摧圮未有不由棄六經之言者或以為孔子沒而朱翟肆孟氏死而黃老盛六經安在其有益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昔王莽誦六

經以滅身霍光聞一言而建殊績以孔子之言可因是思而知矣自秦焚書坑儒以後章句紊亂六經之義浸微浸失重以本朝丞相王安石專用己意訓釋經典倚咸為化以利為羅化以革天下之英才羅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間經術頽靡日入于暗昧支離而六經置于空虛無用之地方其時也西洛程伯淳其弟正叔二先生者天實生之當五百餘歲之數稟真元之會紹孔孟之統振六經之教然風氣未衰而未盛也故明道

先生早世先進高第相繼以亡伊川先生以一己之力横制頹波是以六經之文猶有未賛者而先生已沒然大綱張理者亦多矣十餘年間後進高第亦從而逝故先生之文散脫不類流落四方者率皆訛舛天下所傳無完本予小子既深知天下之于六經如無舟楫之不可濟倘不為之類集則罪人也用是汲汲以成之然其言質素而不華理平淡而無奇無文之言猶璞玉也彫琢者在于玉工吾能存之而已無欲之理天理也非存

純粹精一之心操弘大毅然之志未易得也我則行之
試言讀此書之法為同志起予之益乎反覆乎句讀神
明乎心體知六經為守我之要與其滯泥訓詁傳注之
末不知六經之旨漫然放誕不切于身者猶王莽霍光
之有問其初一間而已可不慎哉又況不為霍光而睎
孔孟者乎必潛心于此書妙如伯樂之相馬然後足以
振歷古之衰獎破王安石之奸說嗣先聖之志守先王
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緜緜不絕尚足以助風氣之盛而

興太古之淳也

周子通書序

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敦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于穆脩也脩傳先天圖于种放放傳于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而不來者伍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焉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于周子令尋仲尼顏

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种穆之學而止者哉與若稽古孔子述三王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又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學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葢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人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

也人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啟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寵為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盡不待賈而自沽也則曰學顔回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顔回之學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諸子直與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敘而藏之遇天

下善士尚論前脩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横渠正蒙序

斯文施設乎二帝三王之政筆削于孔子孟軻之書其教亦備矣然軻没未幾而遭焚坑之禍歴兩漢涉魏晉至唐五代緝之者不足以藥瘡孔補罅漏大為異端之所薄蝕斯文之氣奄奄欲盡易窮則變變則通是以我宋受命賢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頤洛陽有邵子雍大程子顥小程子頤而秦中有横渠張先生先生名載字

子厚自童幼則知虔奉父命及長博文集議致深沉之思取友于天下與二程子為至交知禮成性道義之出粹然有光關中學者尊之信如見夫子而親炙之也先生間起從仕道大不偶以疾歸休著書數萬言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而諸家所編乃有分章析句指意不復闕深者錯出乎其間使人讀之無亹亹不倦之心望以傳久不亦難乎今就其編剔摘

為內書五卷外書五卷傳之同志庶幾先生立大本序異學之志遠而益彰雖得罪于先生之門人所不辭也

皇王大紀序

天道保合而太極立氛氳升降而二氣分天成位乎上地成位乎下而人生乎其中故人也者父乾母坤保立天命生生不易也天生萬物日月星辰施其所性地生萬物水火金木運其氣人生萬物仁義禮智行其道君長陪貳由道以綱紀而人生理其性然後庶績熙萬物

遂地平天成而人道立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傑為君為長率其陪貳應時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利冬之貞也自堯而上六閼逢無紀堯之初載甲辰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天運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亂備矣萬世不能易其道者也後人欲稽養生理性之法則舍皇帝王伯之事何適哉嗚呼聖人作書契以記事之情明心之用自皇帝墳典至于孔子春秋法度文章盈天下七雄諸侯棄禮縱欲竊去害已之籍迨

秦呂政窮欲極凶遂公行焚禁孔子八世孫鮒雖以藏經為已任然亡秦之暴烈于猛火藏之甚秘禁未解而鮒死漢興數葉然後出于孔氏屋壁壞爛漫滅經是以僅存而不完若夫史傳則莫為之主追紀錄于雜識多聞之士或出於好事者之胸臆故有甚悖于理害于事者歷世老宿世儒或循習而不悟或存置而不察或偏倚而不該後生蒙昧不知取于正道夫道之為百家裂也久矣我先人上稽天運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聖之

志作春秋傳為大君開為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無極者也愚承先人之業輒不自量研精理典泛觀史傳致大荒于兩離齊萬物于一息根源開闢之微茫究竟亂亡之徵驗事有近似古先而實怪誕鄙悖者則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後世而不害于道義者咸會而著之庶幾皇帝王伯之事可以本始百世諸史乎諸家載記所謂史也史之有經猶身之支體有脈絡也易詩書春秋所謂經也經之有史猶身之脈絡有支體也支體具脈絡

存孰能得其生乎夫生之者人也人仁則生矣生則天地交泰乾坤正禮樂作而萬物俱生矣是故萬物生于性者也萬事貫于理者也萬化者一體之所變也萬世者一息之所累也若太極不立則三才不備人情横放事不貫物不成變化不興而天命不幾于息乎是愚以將求友于天下與之合堂同席而論焉又與之接袂比肩而立焉不得于今必得于後此皇王大紀之所以書也

向侍郎行狀

向氏出于神明之裔子姓之支別世為開封人至於國
朝文簡公以儒學登相位欽聖憲肅皇后以名家有德
居椒房及中原喪亂天下汙誕寖然成俗薌林公有高
才遠識以忠勤厲行端潔其身特立一時之表故向氏
世益光大者不獨以相家后族蓋以其德厚流長而本
支有才子也薌林公名子諲字伯恭文簡公之五世孫
欽聖皇后之再從姪曾祖傳範皇任汝州管內觀察使

贈太尉諡惠莊妣萬年郡主趙氏祖繪皇任太子右贊
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考宗明皇任武德大
夫江東提點刑獄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永國太夫人李
氏公蓋生而秀異五歲誦書日記數百言七歲通書數
十三能幹蠱開府嚴重公率羣弟承訓專意詩書宗族
以爲法欽聖聞而悅之元符庚辰后復辟有司以故事
上屬籍推恩當百數后曰吾不敢自同先后擇長而孫
賢幼而有立者官十八人公以幼而有立者補假承奉

郎明年后登遐遺恩選雄州防禦推官時開府居憂貧甚亟使公從官監濱州鹽酒稅會新法行人皆幸賞弃湊榷貨容鈔既入皆談食蠧無以繅州民素以煮鹽為生抵罪者不可勝紀公言于部使者聽近郭官置牢盆募亭戶煮于是所積如丘山民商咸便東南建師府除鎮南軍節度推官聽事健決守正不撓府中畏服時行養濟政者務多數以幸賞一家有冒三四名者蠧食太倉不給則反誅剥于民公令計屬邑所入析處之于是

原闕

遡山水程至瓜州按圖籍察地勢言于伯亨曰運河髙江淮數丈自江至淮數百里非人力可平也唐李吉甫廢閘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流通本朝發運使曾孝藴嚴三日一啟之置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鹽茶之利且應奉權幸啟閉不暇欲歸水則力不給矣又頃毀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今欲救其弊宜于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于瓜州河口作一壩

以復龍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州真泰三河所分于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蒲閘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壅矣伯亨從之漕運無滯貫輩求識面不能得徽廟聞而器其才遷官一等明年召見顧問甚厚除淮南轉運判官公言為政以得人為急及乞復轉般糴本上皆然之陛辭對崇政殿時軍糧不足諸州兵多欲為變上甚憂之公奏曰淮南歲租百三十萬上供額乃百五十萬別貢金帛又百五十

萬而茶鹽之利盡在榷貨此兵食不足之本也伏見手
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終上曰誠不欲費漕公
對曰郡縣惟知奉行豈知陛下有社稷之深憂乎如王
從永者誠無分毫之費朱勔則不然恐處分有異上愕
然曰朕豈欺人者耶公曰勔父兄子弟挾此為奸致一
大石用八百餘舟一綱費輒千斛數千緡甫官軍支請
之期則奪之故多有怨言此大弊也上曰可說與王黼
待委卿覺察公謝曰微臣疎遠付以此事死無日矣上

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王從永失察應奉綱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付向係收管有旨而其專一覺察應奉騷擾違法者公即詣所部一切按治醜大沮無所施其計歲有四十萬緡守過惡尤甚被罪未幾已復職公極論其狀招信豪民兄弟無賴殺仇家二十口誣以為盜且冒賞泗守與憲司保任欲官之復乞窮治牢舖弟以書來請公勿聽楊守交結大閹梁師成謟免輸賦奪泰州屬邑隸焉公劾論再三竟得復

故時宿亳通海四郡大旱方以應奉司錢移真揚米賑
救民飢而發運司上言江淮米賤乞均糴仍折以香藥
鈔淮南分拋四十萬斛公力論其欺君害民取所在實
直以闋淮甸二十郡百縣吏職猥衆不可程督公悉籍
其鄉里產業家口與保任者罷額外名利為籍額闕則
補冒役教訟為奸者重置于法吏皆膽落于是文移不
失期會同事請留州縣財賦一分以備移用公善而從
之才有數萬緡則密遣其屬措為差餘三十萬以獻應

奉司公曰今秋苖當理來歲之額方用四十萬有奇以補令歲不足豈更有餘乃具以實聞王黼遂不敢受初公到官籍州縣戶口家業置廳事㑹拋燕山絹公自差等貧民得不及災傷之郡得免焉白時中壻守海陵妄作侄壻蔡嶷有田不輸税公督責不少假既連忤權貴數有擠之者及時中相首被罷東夷遂襲言師詔公乘驛赴闕淵聖即位除京畿轉運判官寇退公即走延津陽武諸邑又乞合隣路鞏鄭汜水滑濬視凶豐計水陸利

害遣官置糴隨宜支移先是內帑出百萬錢未有所用
公亦請以糴沿什糴于南京惠州恵民河糴于陳頴廣
濟河糴于曹濟得穀菽數十萬石公上言謂國初南糧
運于京畿下卸初無限量內外之間而兵食足元豐中
歲用百三十萬以知納稽滯如以百五十萬為額崇寧
初以六十萬入中都始以九十萬為額至宣和末乃得
十萬而已二十餘年中兩浙漕臣皆權幸姻舊止以入
中都六十萬較歲最為纖漕不知究其本末故六食常

憂不足而必請于朝廷給于內府自令迄兩浙殿最從
京畿者覈實是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及金再入闉
京師諸道兵還屯城外得免科率餽運重困民力者以
公之職事素修也除右司員外郎議詳戶房檢討官時
宰執不協公自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以直秘閣
陞副使時運法大壞朝廷令公相度公言祖宗置發運
一司經制六路財賦盈虛調度無不關焉置糴于諸路
如年額綱運不到即以所糴代發俟到依舊截留災傷

州縣還以元價復于豐熟路分收糴補塡漕米至真揚載鹽以歸充經費故漕計不乏而民力亦寬自鹽課歸摧貨漕計已不足繼行直達廢倉廪以為無用獻糴以為羨餘抑綱使臣及兵梢無往來私販之利遂侵盜官物負欠者十九又使臣兵梢不復以官舟為家一有損漏不脩治遂使破壞而負欠者常自排岸司追逮入司農寺由司農寺下大理推治既無以償率數月則以無罪出近年雖欲復行轉般而無舊轉般之積故揩運鹽

則廢而直達之弊不除令轉般舊法未易卒復欲救目前之急者發運使副判官三員宜以一員在真州本司主江湖一員在泗州行司主淮浙一員在京置司主下卸理欠治泗州者依例奏計三人周而復始移治應折欠排岸司徑下發運司推治仍下吏部差使臣數十員以備管押事故綱庶幾惜身計可保官物仍請以梁師成竹木塲充修船料以窑務營充造船營以王黼陸家店園宅充發運行司廢外排岸司充發運公事官廨淵

聖大喜可其奏一日急召對上曰朕昔在東宮聞卿淮南之政令除卿開封府尹以親札付三省密院公皇恐稱謝固辭遂改直龍圖閣兼淮南荊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公方具辭而京師已戒嚴議遣公使金軍公曰李鄴屈膝于斡離勃既失國體令先定相見之禮則可行或謂公不能屈恐敗事乃止殿帥范瓊遣人清野肆行焚掠公命城外巡檢捕得數十人殺之以聞得旨用便宜明日欲詣都堂白事而敵騎已至城閉不得

入矣繼被旨促東南兩道總管胡直儒張叔夜進兵公自至黎陽驛勉直儒公先之雍丘道遇守河潰將勸使立功贖過揚言東道先鋒已敗敵于雍丘矣明日直儒屯邑門外敵騎大至直儒戰潰為敵所獲公將詣南道兩道不通行及太康遇潁昌五縣弓手公率之擊敵于太康衆多不支乃自鹿邑趨汴上而發運司逐吏方至先是都水使者聶崇決汴水欲斷賊路汴水既涸綱運阻淺半為賊掠公于虹縣上下權築數堰收約水勢措

畫綱運時敵騎已至亳社公至宿州選宋良嗣權鈐轄
帥衆捍戰于是敵不侵掠江淮凡兵潰在江淮者公悉
收之得數萬遣諸南京朱勝非及范訥軍令入援時以
外路平安得措置事募壯士奏京師復以京師及大元
帥府動息行下江南八路以安人心後朝廷以蠟丸許
監司郡守勤王公率募兵遣其屬賫輕貨十萬餉元帥
軍仍請元帥移軍曹濮約諸道同進既而被詔不得輕
舉勤王之師害國大計于是衆軍疑惑不前公獨遣部

將金汝玉由鹿邑至太康遇敵力戰為粘罕所獲遣使
取李綱分道吳敏蔡靖宗澤徐處仁及蔡京王黼王安
中等家屬凡百餘公執其使按問然後知京城失守二
聖播遷張邦昌僭位放偽赦之變也邦昌遣呂勤齎知
禮以洪汴催綱為名勾當密切公事又遣行親從官持
勅書至廬州問其家公諜郡守馮詢及提學鹽香范沖
拘縻之邦昌又手書南京尹尹邦昌之連也或勸公執
尹自為公曰時方艱難尤宜謹守法度乃移書勝非曰

公所守乃廵逺忠義之地不可汙也勝非不得已繫邦
昌使于獄邦昌用王時雍謀分遣御史黎確陳戩等以
書詰公及趙野范訥翁彦國趙子崧等軍徵兵問勞有
襃用之詞仍斥名用國寶公繳于大元帥府請大元帥
移屯南都而勝非言財賦不足公即辦三十萬以報破
其奸謀于是褫邦昌之使還者具言在外人心形勢知
逆圖之不可遂矣乃召其黨入議請元祐太后聽政公
遣其屬及子澹請于大元帥曰今天下無君人心皇惑

大王宜處分軍國事乗勤王忿怒之兵親率諸將北渡
大河擊金人惰歸之兵救二聖之急若失機會恐謀逆
之徒内連外結未易誅鋤也内侍班直潰在四遠者宜
即招收禁衛六尚局等人在京師者宜早諭使來茶引
鹽鈔乞從行府形造委發運司置局許南賈諸處舊鈔
自四月後盡填者不行東南綱運汪真揚等州約二百
餘萬轉般倉數與此相等乞先計度軍屯所在分撥恐
積聚過多去秋不遠適以資寇元帥多從之元帥至南

都得運國寶五月一日即位欲除公版曹公以偽是黨盛辭以不能赴國城之難敢冒寵乎二親在東南願得公補外授公直龍圖閣發運副司既而邦昌以三公參預大政公乞致仕或久任宮觀朝議乃謂公在宿州差宋良嗣權鈐轄不當落職與郡未幾行宿州捍禦之賞良嗣與焉亦遷公一官公曰前日以為非則令日不當以為是乃立辭宰潛善大怒御史遂言公有不法事攷驗無一實猶降三官知襲慶府丁開府憂明年奪喪知

潭州力辭不獲時累政姑息軍士有殺人而不問者宣撫司調數百人戍襄陽衆方憚行公到官七日而作亂夜半縱火殺掠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飭持吏者一若無事時賊所未至人皆按堵乃下令諸營曰作亂者戍兵耳悉力擒捕者有厚賞牙兵聞之相率攻亂兵斬首百餘級黎明皆遁追襲遂降之誅其魁首盡以所掠賞有功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是冬金兵大入一道自邾城南度略武昌由咸寧蒲圻將襲豫章州縣皆望風

投拜有司擁隆祐太后去之敵遂入豫章所過殺掠不
可勝計抵長沙境上公分布將卒火甲得萬餘人為守
計或曰衆烏合而城大敵鋒不可當盍避諸公曰朝廷
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之非義矣于是敵騎傳城檄公
使降公以檄報之大畧言朝廷無負于金國中外之限
如天地之有陰陽也不可亂敵知不可屈大治攻具悉
衆薄城公登門誓衆激以忠義將士協力晝夜捍禦雖
殺傷相當而驍將皆死凡八日而外城破公率軍民入

子城巷戰兩日敵縱火燒廷府舍公猶在譙樓督戰敵兵已四合兵民懼公之陷于敵也擁公下樓死戰焚敵柵奪門以出遂渡水軍于江西長沙之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賊者敵以故不敢離城縱掠留四日而遁公即入城鋤治彊蠹撫安良善上章以失守自劾朝中不樂公者以抗賊為罪坐落職放罷而以轉運使賈收權州事于是王以寧以京西路節制入横長沙中羣盜孔彥舟以鼎澧鎮撫使趍長沙擊逐以寧居數月大

縱殺掠上趨衡永而羣盜馬友自江北入據長沙賦稅
不復入王府上始思公乃降詔奬諭復還職任公乞持
餘服至于四五不許公方于所部視事會詔改湖南北
為東西路置湖東安撫司于鄂除高衛為帥俄知其謀
復令公待之孔彥舟西𡶶嶺嶠兵不得縱鼓枻而下分
㖡馬友共擊之彥舟大敗北走時本路土寇季冬至起
于宜章侵擾三路之境有吳錫提精兵數千亦自北來
屯于益陽乞糧于郡守魏舜臣舜臣拒之錫即以兵趨

郡走舜臣公聞而招之欣然歸附激以忠義錫願盡死
擊滅冬至平其巢穴公方欲之鄂而羣盜曹成擁衆十
餘萬太尉張浚招之不降自江北縱掠入湖而屯于攸
縣時馬友陰有馬氏之謀乃誘成以廣西之利成張聲
勢欲南公曰若使羣盜遂其謀則三湘五嶺皆寇而江
南之形勢壞矣乃屯于衡之安仁有卒才數十命韓京
軍回雁吴錫軍桂陽遣人喻成以禍福分給糧餉羈縻
之成逡巡不敢進公以諸路形勢利害請兵于朝求援

于隣路者相繼也皆不報相持百餘日賊衆怨公之扼
已鼓譟直抵屯下公知不可遏乃肩輿入其軍開諭國
家威靈賊羅拜公與之約毋焚掠成等從命擁公至道
州公時有聽訓厲賊憚公之正使已不得大縱乃送公
出營公上章以討賊不効自劾固請追服有旨召赴行
在力伸前請得補服終長起知貴州時南海賊號大棹
與福建多槳船商販者刼掠海道所在竊發咸不奠居
兵時疲于奔命討捕不能得公一日召晉魁詰之曰吾

聞大梈陰與汝曹通故兵將動息賊皆先知令逐實言不然置爾于死地矣㫖魁大恐具言城中富家某人大梈之橐橐也遂命捕至盛陳刑具詰責之即首服令悉具徒衆名姓往來宿食之所窮詰盡得其實令州縣籍其産業五家為甲羈縻其家族已乃釋之令指蹤多無不獲其多䑸船命依市泊過蕃法召保給據然後得行于是賊黨消散河道清静州為蕃商所聚人多入其貨而隱其置訐訟則書不可識語不可曉官必憑譯者而

譯者受交隱其情實蕃商終不能自白公命求蕃書千文及他書數種先識之矣乃命吏以蕃書告喻羣商爭來愬盡得其情應負之者悉徵還咸呼舞歸其國清明之政播于海外未幾言者希時宰意論公罷之公遂乞致仕繼丁永國憂服闋善類交章論薦詔許致仕歸江州陰江東轉運使公皆固辭被旨赴都堂禀議明年至闕下奏曰太宗時許轉運使乘驛入奏以絶壅塞之患真宗亦令吏互赴闕自蔡京擅權凡名用人材止令赴

都堂審察在外職事官亦止都堂禀議于是人材賢否
政事得失上無由知臣多病早衰實不堪事願得一望
清光乞身歸田有吉不隔班引對問勞甚渥公上奏曰
陛下方圖中興之業而規模未定故號令不一昔漢高
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于漢中先主之謀巴蜀其計預
陳于新野今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無成且君子小
人之進退實安危之所繫今廟廊之上乃有附逆之人
而欲弭邊釁寧區下不亦難乎願陛下無忽天語稱獎

加祕閣脩撰公固求退不許時東南漕臣當饟劉光世
張俊軍誅求無限量公曰吝于出納有司職也痛加裁
損遂少横斂葺蕪湖廢倉寄卸諸路綱運以省般運之
勞又乞置造船場于建康府南康軍以絶掠奪舟船之
擾兩軍軍衣例以夏税絹充絹惡至一疋添結錢千五
百謂之估剥錢公行下諸郡令納絹者當親納攬納子
鈔及姓名于絹端以絶濫惡免估剥之費僞齊入宼劉
光世軍于合肥賊軍渡淮公方在上江光世欲走乃聲

言乏糧時車駕在姑蘇中外震動詔書促公濟光世軍公晝夜并行至太平州光世輜重已蔽江而下公至廬州而光世已引兵出東門矣公直入城具以倉庫金穀岸次綱運上聞接撫居民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改圖進襲劉麟破走之非公則光世幾敗大事然公為漕臣而與主帥不協乃力求去詔與浙漕張匯兩易鎮江府呂城夾崗勢高久不雨則漕甚艱公取唐韋損劉晏故覈狀鳩工聚材增浚治遂無淺阻之憂于德勝橋置

倉和糴乃以平價且免脚乘欠折每上江淮糧運至鎮
江則俟潮閘占舟船妨揖運丙綱兵侵耗乃乞置倉以
轉般為名卸納諸路朝廷從之公連年入覲未嘗不求
歸上嘉歎高志親書薌林二大字以賜公除徽猷閣待
制陞轉都運使公辭上曰此舊物可無辭也居三月除
戶部侍郎再辭皆批答不允公奏曰安民固國必資儲
蓄江西宜于洪州置糴于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
南于潭州置糴于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漢湖北于鼎

州淮西于廬州淮東于真州與造舟船則遣戍出兵無往不利當今天下急務有三焉一曰士風不競二曰兵籍不脩三曰戶版不實顯忠良黜僥倖才則舉循名責實所以正澆薄也去老弱升勇健創簿正名使諸州上帳于兵銜諸將上帳于樞府著鄉貫書事勢季申歲攷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典買推收進丁退老分烟析生田畝升降貨殖盈虛必以時覈實所以革欺蔽也此特大略耳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公因入對言敵情

不可測宜飭邊臣嚴為之備論奏甚詳上顧問辱三奏對移時中書舍人潘良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不可以無益之言久動聖聽公退即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曰身叨侍從職在論思入覲嚴宸疊蒙清問但欲丹衷之罄不知寸晷之移遂致糾彈是為過咎上批向某無罪可待所乞致仕降詔不允良貴亦待罪上曰榻前之語良貴何由得聞可謂面謾矣特放罪與宫祠公求去不已乃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公復力

辭不允上賜舟親題曰汎宅公之官兩月復乞致仕聞
王倫使回欲行非義之禮歸意益堅復伸前懇仍具奏
曰比王倫由平江聞河南故地可得維知使人以詔諭
為名臣竊惟禦戎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巳與之和親
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也宜諭韓世忠卻之又臣聞本
朝使金國者多于城外經過自有此例巳闕國信計議
所託會詔許公致仕仍特降詔奬諭以寵異之公歸田
隱創堂别圃摘話語名曰攺疎追和陶淵明歸去來詞

以見遂初知止之意逍遥徜徉髙視宇内遐觀物表自適其適者凡十有三年雖懐怨懟不然不議而亦不遭死徙之禍可謂能見幾而作者也開府公葬清江之吳城公于其劍待地曰金澤植松栢營兆域棺椁衣衾無一不具壬申三月十有六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六十八病中自占遺奏其末曰勿為小康而忌大計訃聞正奉大夫諸孫奉公之喪以七月庚申葬焉娶宗子博士范𤠃女封碩人子七人洛右奉議郎澹右奉議郎浯右

宣教郎餘早卒女七人長適右宣教郎劉長福次適右
從事郎吳敦謙次適右迪功郎黃挾餘在室孫男四人
孫女六人公天姿超邁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
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為置死生于度外識慮深遠洞見
物情剸劇治煩迎刃而解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為政雖
嚴而宅心忠恕性至孝承顏養志必探其微友愛諸弟
恩澤徧諸姪然后及孫和睦宗族置敦義莊以贍貧者
敦故舊親名賢與朋友交盡言無隱賙人之急不計其

私自奉甚約素重常其死之日經營其大事陳公瓘黄
公庭堅以貶死皆往會其葬竭力資助焉少見劉公安
世問為學之要安世曰誠而已此司馬公之教也公敬
受以歸其後復見極論天下事器之深加歎賞曰異時
必有立于世方臘作亂朝廷下發運司捕之公時為屬
獻言曰若急請于朝以劉公安世尹南都陳公瓘鎮金
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識者曰此真良策也司
長不能用致仕之後積俸錢三百萬謂子弟曰無功而

受禄可乎悉捐入郡庠為養士蔵書之費則公之仕也不念于利禄可知矣建炎已酉之冬與先君遇于熊湘之西神姿爽邁超出羣衆議論英發忠誠動人涖官臨政聲震一方望之隱然先君嘗言于廟堂曰向某氣質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徇公忘私正令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惟宏于公既當子弟之列而終身不獲贄見狀公平日不已借乎方聖學衰微異議繁殖或能使君子大人心之精微不明白于天下後世是以徵

諸先君之言敢書公行事以俟作者而不辭也

劉開州墓表

紹興二十有六年閏十月乙卯元祐丞相劉忠肅公曾孫芮葬其皇考開州太守皇妣孺人蔡氏于潭州湘西谷山之原故諫院潁昌韓璜先既為之銘故判監江陵孫偉繼嘗表其在嶠南之墓而芮又有甲寅碣陰釋疑之記矣他人尚何言哉推芮三世專以脩其天爵負荷世業芮毅然之氣激切動人念念以不能從先志返葬

嶺北為深憂自癸酉歲至于丙子居阨窮中卒克成其志者實賴彭城劉公錡矜尚誠孝大推錫類之仁尚始卜地屏去陰陽家禍福之說曰克襄大事死則瞑目既葬人皆以為江山形勝土厚水深真公侯家佳兆也夫事無大小運無興廢要之在有成而已志立不貳神明來應如尚孤潔之身積其意誠天星再周越嶺浮湘水陸千餘里一舉而葬者千喪在尚之分亦可謂能辦大事矣此志也可為天下人子法君子尚之常人忽焉而

其精知之所以直自恕其不足以及先進而敢踵二公記開州之葬以詔天下後世之為人子者當勵志存誠不可以力不足而遂死其親也

趙監廟墓表

君諱睦之我宋太祖皇帝弟魏王之五世裔孫也以祖在檢較少保鎮潼軍節度使蔭補入右選積階至東義郎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乙卯寔坐而終享年五十有九娶張氏子五人公遠公通公達公適公巡二女早

卒一女未笄孫男二人彦回彦弓以十月壬申葬于天柱峯南官塘之原靖康二年春京師淪陷君奉母夫人攜幼弟孤姪南奔寓于衡山女兄孀居自嶺表迎致以祿養從仕累為筦榷官公勤廉潔嘗監嶽祠前政不良能行值寇暴至左右皆棄去獨一兵負免之君至即拔為部轄曰士大夫遭亂失節者多矣小人而能義事不可不旌也君事偏親撫弟甥于隱約中至于成立而人無間言與人交開心見誠待下寬慈民間號為佛子遭

親喪哀毀無違服闋如在所見權臣欺天擅命慨然而歸不復出仕食指日衆泰養微薄而安心意恬了無憂慍迺禮脩儒教子以詩書不耽于釋不養于老時時獨酌澆灌胸中以舒寫忠憤好論秦漢以來興亡大事品量撥亂濟世人物自東夷深入及朝家不得已行孟軻氏畏天之論義氣塡膺嚬蹙切齒言曰人能磨琢性情至于無血氣爭競之心然后可以從仕吾儕狹隘小人豈能廣大如此惟君平易簡直不脩飾以取譽不奔走

以干進雖聖主仄席有詔求親賢而當路無由知之未及舉用遂爾淪亡夫干將鏌鎁不斬不伐則莫知其足以摧擊堅强也鏡涵其明不照不鑑則莫知其足以區別妍醜也士蔵其器不登不潔則莫知其足以處大事濟大難也國步方未平有如此宗子猶不得一伸其所蓄況幽遠之大哉安得掄材之士肯盡搜求舉用之道乎噫國家興隆在天下賢士彚征而已欲以覺令闡後此趙君墓表之所以書也

彪君墓志銘

君諱虎臣字漢明生七十五年紹興二十有二年卒卒之日湘中賢士大夫失聲歎息曰善人亡矣子有一人將葬于湘潭淞湖之源其子泣而請叙其行治求銘作者謹按彪氏出于楚鬬穀於菟實令尹子文後世著姓于衞君七世祖避李唐中葉之患自山東徙于潭州湘潭縣曾大父巽大父淑皆好善樂施有長者稱父約天性孝友沉厚君生六齡家貧甚有道流誘之奮然曰我

家世讀書可從爾乎父甚壯之力遣就學穎出諸童稱
年十有一遊郡庠俊偉不羣既而連遭大父母喪竭力
營養不汲汲求進獲薦之日年逾四十益念親老不復
求仕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因是徙居湘潭縣之冠
田天性和易而教尚方嚴以不欺為本以孝弟為先以
文藝為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率有不畏而不為青
人張所早遊京洛聞二三先生餘論所至知訪求人物
宣和中典教長沙遣其壻就學遠近士子益依歸焉號

為鄉先生居親則油油翼翼不忍暫出無毫髮忤丁父
憂慮無以葬友人譚烈父奉議公極見其哀毁惻然心
動則與以己所卜地又使用其最吉者及至葬遠近來
觀無可恨恨皆嘆息曰此誠信所致也因母有上氣疾
遂究心于醫每疾作與其配王氏衣不解帶及母喪年
始衰矣哀慕如童少夫婦終始相敬君必整冠衣危坐
生二子曰居厚居正女一人適鄉人許君許君早卒女
從父母守志節不貳收教親族孤遺者三人教之不入

自恨自責爲之婚娶死又撫其孤終身與人交惟恐其有不善父子兄弟朋友之間有爭忿欲離絶者以爲之洗磨瑕垢復相和好隣有幼孤以門内閲奪潛寄槖中巨萬君哀而受之長而歸之無毫髮取奉上不過恭接下不輕狎愛重故舊犯而不校胸中了然不妄臧否遇人飢寒解衣推食君之學本諸六經汎觀百氏無所不通甚不喜浮屠學我仲氏被召造朝訪以治道君慨然曰今日之急民心渙散收之在于理財理財在寬其力

省官吏而嚴限冗雜併州縣而尊重守令禁侈而節制衣服勵任于舉孝廉嚴保任增泉貨行法之初遣使觀風者較真偽信賞必罰時不小康者未之有也其言明辨亹亹有條理真懷才抱道不試之人也有湘山野老十一論傳于知己方君壯年靖康守王公其倜儻好士聞名立挽致一見奇之欲以邊功奏君曰此澆冒事某不為也晚年欲勸就恩君笑曰早乖志願晚而竊祿非本志矣少時與同郡王以寧負豪氣不相下後二十年

王因亂自達以詩問君曰浩歌排兩脚豪思横天涯今如何也君謝曰初年習氣掃除盡矣窮達異道何相問為足跡不入城府者二十年伏飢臘寒泊如也交遊衰金為求田問舍君不肯受我伯氏及向公子復交以書喻之君雖不得辭而終自愧自舂陵周先生死湘中學者無所師承吾先君南渡熊湘君一見則有得于心及其子長遂命受業于門矣將啟手足命居正曰爾其卒業于文定之門援筆書曰痛哉永訣累吾良友又命居

正達意許氏俾爾姊得終其節則吾死亦瞑目矣語畢
而卒嗚呼生不為名利累死不為兒女悲臨大變質諸
義無愧辭全天歸之可謂仁矣惟君深知宏義不得辭
其子請謹狀後九年居正再拜而前曰楚衡先生既終
矣銘先人之墓者舍先生誰可為之銘曰
維時子文孔聖以為有未知兮後二千年其曾孫能之
不王不伯紓國難以成其忠兮而天命嬰之克振厥祖
有曾孫兮啟佑後人而敬承之我作詩詒爾三楚之士

兮庶或賡之

譚知禮哀詞

楩楠豫章材之良者也不可以其夭于斧斤而等之樗櫟也五穀種之美者也不可以其傷于蟊賊而謂之不若荑稗也吾友譚知禮是不失節于逆臣痛憤主辱而死追贈廷康殿學士譚公世勣之族侄也知禮生長市廛閒本碌碌讀書從衆為舉子事一日聞武夷胡先生來寓衡山慨然束書登堂拜伏請受業焉退居近便地

掃除前日氣習抱春秋經三傳閱資治通鑑未幾文定
先生歿知禮乃去既而娶妻以事親遺二稚子來居蕭
寺讀書不舍晝夜以懷盛器粗飯菜羹而食知禮益儆
然若不勝衣宏嘗聞之曰何苦如是我為必得計也宏
曰世俗紛華蓋有命焉其可必乎禮笑曰世路紛華不
足以立身事親我之意惟有讀聖人書求聖人之道庶
幾其可然而知禮愚欲若形清慮磨以年歲必欲見聖
人之道然后歸耳不如是約恐資斧盡則不足以成吾

志宏因贊之曰是在我者真可以得予其勉之知禮益自信時朋儕亦有爲是念者不能如知禮之堅決必求也則有以浮言揶揄之者知禮不爲動其志益厲不幸其親病知禮歸不及見其親之終也先時揶揄之者悻然以不孝爲知禮罪且播之鄉曲嗚呼匡章通國謂之不孝而孟軻氏獨禮貌之者以其志之無罪也今觀知禮之志加于章子一等矣遭是名也可謂不幸非惟是之不幸也未及終喪旋又身死焉嗚呼使知禮而不死

則充其志崇大業庸詎知其不可以為濟生民之津筏乎庸詎知其不可以為薦之神明德盛而充天下乎夫人欲以如是一身而事其親天下孰能加焉噫受命之窮其重不幸也雖不得見其成而原其志即其根種乃五行之秀天地之英也彼紛紛之誹謗豈能揜鑠其精神而誣蔑之哉後二十年二稚子長者夭少者頗能憶其父事固窮事母孝以讀書立身來拜且泣曰自先人重遺不幸其孤不肖至今未有銘文知先人者惟先生

在敢以請宏曰是誠在我我其可辭銘曰

周公而上大道行孔聖孟氏而下大道不明仁義充塞千百五年有二程天下諸方見者教育各有成惟我先君子挺然後生知之以聞晚歲卜居衡山之下慕而後者有如君不幸短命死苗而不秀知者悲辛

題呂與叔中庸解

靖康元年河南門人河東侯仲良師聖自三山避亂來荆州某兄弟得從之遊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為至有張

燾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師聖笑曰何傳
之誤此呂與叔晚年所為也燾亦笑曰燾得之江濤家
其子弟云然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師聖又夫子猶
子夫也師聖少孤養于夫子家至于成立兩夫子之屬
纊皆在其左右其從夫子最久而悉知夫子文章為最
詳其為人守道義重然諾言不妄可信後十年某兄弟
奉親南止衡山大梁向沈又出所傳明道先生解有瑩
中陳公所記亦云此書得之濤某反覆究觀詞氣大類

橫渠正蒙書而與叔乃橫渠門人之肖者徵往日師聖之言信以今日已之所見此書與叔所著無可疑明甚惜乎塋中不知其詳而有疑于行狀所載覺斯人明之書皆未及之語耳雖然道一而已言之是雖陽虎之言孟軻氏猶有取焉況與叔亦遊河南之門大本不異者乎尊信誦習不敢須臾忘勇哉塋中之志其雖愚請從其後

題司馬傳公帖

愚晚生于西南僻陋之邦幼聞過庭之訓至于弱冠有遊學四方訪求歷世名公遺跡之志不幸戎馬生于中原此懷不得伸久矣今獲觀文正司馬公獻簡傳公書詩十有二紙反復誦玩亦足以見君子之交雖相稱譽必以情實無朋黨比周之意也哲廟之初拔茅連茹以其彙征故元祐之政斯民鼓舞乃有立黨論以排君子者遂使神州陸沉者衣冠處于江左孰能反斯道任如文正獻簡者之人以佐天子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祖

宗之境土予堂堂大宋必有人焉易曰否終則傾言否之不可長也予儻不以窮困疾病即死尚庶幾及見焉

題劉忠肅公帖

劉忠肅公曾孫芮訪某兄弟于南山論心講道因得觀其先世遺讒誣之本末則顧有以自附者于禮有之賤不誅貴者為其近于諂也幼不誅長者為其近于僭也推是禮而伸之則晚生下士而欲稱揚羣公先正之德業多見其不知量矣故某于丞相德業不敢復措一詞惟

是歷覲前世名公巨卿辛勤立門戶不旋踵而敗壞蔑有聞焉多矣其所以敗壞無聞者何也後無人也若令肅公之子執義明白而不攝于威武不渝于患難不移于貧賤若忠肅之言尚守其先志其曾孫雖貧且賤然明于事君之義强學力行益能保世以滋大夫富貴功名一時事耳惟久處窮約之中而能滋其大德業傳之無窮真可謂人之子孫矣其以綿力負荷先業戰戰兢兢常懼勿克且忠肅公曾孫之能若是也既欣且慕其

識此也以自固也亦以詔我後之人

題孫判監奏稿

余友孫蒙正會文南山示余以其先人奏稿嗚呼此上蔡先生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者也存是心而不失識可優于天下是特實是故紙陳墨歟固將推是心負荷先業光而大之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正孺勉之哉

題張敬夫希顏錄

顏子資稟天然完具者以其天地心大則高明高明則物莫能蔽故聞一知十觀聽夫子言行終日不違更無疑義亦可謂賢達之士自足一生矣然夫子必博之以文使顏子求知所生而至之約之以禮使顏子既知所終力進而終之致顏子進德脩業與天同大不止了其一生此聖人所以成就英才欲與共代天工者也論語之所謂禮即中庸之所為善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也非物格者不能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若非仁

者不能也起居言語無非妙道精義自不可須臾離故欲罷不能也既竭吾才可用力處顔子無不盡也如有所立卓爾顔子見夫子妙處卓然分明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不能從也妙處不可以才力進也要當加之以歲月自然而化耳此顔子之學所以為有凖的也當時夫子循循善誘之方令雖不可得而聞然博之之文約之之禮具載于易詩書春秋粲然盈于天下日月之間患在人由之而不知或少知之而遂自畫不下顔子

進退不已之功耳此聖學之所以鮮傳異端之所以橫流為可懼者也敬夫著希顏錄有志于道大哉志乎顏子欲為大舜其所為者有始有終如是焉終亦不已矣故夫子既許顏子以損益四代而猶戒以放鄭聲遠佞人不以人心為可恃也使敬夫而得是意則玩是錄可也忘是錄可也庶幾傳之者廣而聖人可作邪說可息豈小補哉某從事于斯既專且久故樂為敬夫道不自知其愚也

題大學

俵甥爾曾叔祖祭爾攷之詞曰勿憂俵不俊當憂其不學勿憂俵無官當憂其不立嗚呼至哉斯言也夫不學則不能有立不能有立雖俊而貴將焉用之自恃俊才挾貴勢以覆宗亡家者多矣余故曰爾曾叔祖好學有立之言為至也雖然世學多歧鮮知正務大學一書孔氏之門指學道之正路也余令授爾以伊川所正之文往熟讀之朝夕勿忘必至于能有所疑親師而問之取

友以磨之必至于昭然若發蒙一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庶幾學成有立不負爾曾叔祖敦厚本宗之志以不墜爾祖延康公之業矣傃勉之哉

題祖妣志銘

建炎乙酉之秋江淮河漢之間羣盜縱横先文正被名趨行在仲任行事某當家貧以强暴逼人沮漳之間非遺種處也則奉母令人及諸親屬棄生生之資渡岷江而南不幾月大盜蜂集故廬文書數千卷悉為灰燼而

祖考祖妣志銘亦在㸒中庚戌歳得祖妣志銘于吳邪衛道衛道先君門人也紹興戊辰仲得祖考志銘于游挾德華德華廣平先生幼子也此吾祖考祖妣之德義行業微二子者傳焉殆將泯矣為人子孫乃震于一時離散死亡之慮忘其祖考祖妣之所以明揚于千萬世者而不知負之以生死死不瞑目矣令也幸而得之謹手録而臧之又將與知敬其祖者傳而廣之庶幾哉可以息黥補劓圖全而歸之于父母也

被名申省劄子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某昨受先父蔭補旋丁外艱服除之後廟堂亦嘗怜其貧困俾之竊祿而某一向災蹇疾病頻仍曾無好歲血氣衰損重以長兄亡于瘴毒痛心傷血鬢髮成絲目視昏花步趨緩縱顧茲凋朽乃蒙嚴名雖有陳力就列之心已覺筋骸之難強矣起坐徬徨無以為計退而深念使某奔走承命能有涓涘裨益于國事則雖顛踣道途亦無所恨若只貪冀榮寵忘

其臨深履薄之志徒然冒昧而不可謂之孝尚何望其忠哉輙布悃悰上干洪造伏望都俞之間一為敷奏寢罷成命俾某得保其支離以終天年非特小生之幸亦足以昭聖朝不使一物失所之仁于天下矣

求仁說

關西劉子禮訪愚于南山之下相與論聖人之道焉如愚者真所為道師之言僅能不識者也烏能星人容色知病淺深而藥人之病起人之廢乎雖然論道者解博

學之難如子禮之譏不耻下問而不一言是失人矣夫聖人之道本諸身以成萬物廣大不可窮也通不可測而有一言可以蔽之者曰仁而已仁也者人也人而能仁道是以生生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以生爲道者也人之于道下學于己而上達于天然後仁可言矣論語一書大抵皆求仁之方也審取其可以藥己病病去則仁仁則日新日新則樂矣此豈言語之所能及乎故爲求仁之說以贈所以相勉也亦因以自警云

祭楊子川文

嗚呼子川元年乙酉之冬我兄弟奉板輿渡岷江而南邁始識君于熊湘屈指六十六年終始保而無虧常離憂于聚散今云亡而莫追嗚呼子川信先民之有道友仁以自輔事賢以自將我兄弟情與相款狎美景良辰往來上下覽衡山之雄秀觀碧泉之清洌鱠神鯉以食我酌清泉以飲我酒酣意得談今玩古目視霄漢氣吐虹霓或好詞以我譽或正色而相規生遅莫而不休心

晞恭而不退嗚呼人誰不生而子川之生為有知也人誰不死而子川之死尚有詞也有知不昧有詞可垂君蹈常理又奚以悲敬陳薄奠惟君歆之

祭趙仲禮文

嗚呼仲禮出自秦王嗚呼秦王宗室之英如何後嗣亦弗能振維時仲禮稟氣之純菽水致歡孝于事親死而不忘恭于事兄善與人交開心見誠大友于弟遜而不爭遭時艱難有懷欲征人意我異弗屬弗與浩浩義氣

填胸塞膺發論慷慨引史爲徵爲時惜賢爲國憂民退安陋巷如魯諸生好古樂善河間東平在淵在陸如何大君不愍于天不尤于人日飲尊酒以亂我心嗚呼仲禮大舟陸沉與我愚者利同斷金笑語未終遽聞訃音宜康而壽天乎難諶斐詞致奠魂方來歆

祭表兄范伯達文

嗚呼表兄鞠于我家孩幼聰慧蘭茁其芽固永壽君之所鍾愛而文定公之所稱誇與我兄弟情均靡他同隊

嬉戲言語嘔啞發蒙就傅唱和弦歌誦詩讀書共李分
瓜居我姑喪哀毀莫加從親宿師侍祿京華數載奉喪
南歸西坡寢苫泣血哀深蓼莪嶄然頭角志尚可嘉奉
養偏繼弟妹拊摩天性孝友能容以和勤力耕耘姑之
桑麻兄弟朋友相從相過帶經問學如切如磋上論羲
軒下述丘軻妙在胸次神化森羅作爲文章未壯登科
遭時離亂邅迴婆娑官于長沙寓領之阿流落雖深事
業烝烝大臣知之薦于蓬瀛轉對丹陛納忠大君國論

未定奏記輔臣好不可恃仇宜治兵時宰疾之退職祠庭闈高東南籍籍厥聲不戚困躓自樂其正久乃監郡復二大州郡廟思賢明詔徵求萬化本心獻于前旒天子嘉之秘閣寵收有忌我者持節分憂剖符南海散地歸休嗚呼少壯未嘗不合并既老至而長分離況外家之多難而孤露之已衰思往日之不可得已異今來猶可致書而相綏嗚呼天乎何斯人之不淑而訃音之奄來也敬致薄奠式陳菲辭以寫予痛哭無窮之悲

祭范元作文

嗚呼身之窮達在于命耶抑在智耶命之濟否由于天耶抑由人耶耶粤覲于公竟何如耶少處患難芝蘭萌芽長富經史没有聲華承考之志克己無邪左丞愛之在于朝家起佐二州時多凬虬從容笑語解其紛拏仍使六車馳驅翩驊一裕國計不弭民嗟嘖有煩言載鬼一車婆娑散地種柳栽花有臺有覲無競無譁毋怨毋惡莫怨莫嗟子子孫孫綿綿如瓜昔之進也鵷鳶有嘉後

之棄也玉本無瑕達在命只濟由材加優哉游哉人生有涯寢于巨室天高至遐一觴致奠魂其歆哉

文定書堂上梁文

我祖武夷傳世漳水成家自戎馬之東侵奉板輿而南邁乃眷祝融之絶頂實繄諸夏之具瞻巖谷縈迴奄有荆衡之勝江湖衿帶旁連漢沔之雄既居天地之中宜占山川之秀回首十年之奔走空懷千里之鄉邦燕申未適于庭闈温凊不安于枕席縱親心之無著顧子

職以何居氣象巍峩欣瞻日宮之近川原膏壤爰列舜祠之旁背枕五峯面開三徑就培松竹將置琴書良為令日之規永作將來之式生徒大會築削告成所用脩梁聊申善頌

抛梁東爰有仁人任嶽峯萬里春光來席上四時和氣在胸中

抛梁西諸峯秀色與天齊人閑日望興雲雨雪月吾皆自品題

拋梁南晴深端北俯澄潭池面躍鱗看似錦竹間流水勝于藍
拋梁北大家尚爾淹南國春秋撥亂仲尼書年來獻掃妖氛則
拋梁上道與天通自奮揚當仁不愧孟軻身禪心事業逞相望
拋梁下明窗淨几宜憑籍道義相傳本一經兒孫會見扶宗社

伏願上梁以後庭幃樂豫壽考康寧中外雍和子孫蕃衍流光後世受福無疆

碧泉書院上梁文

上聖生知猶資學以成其道至誠不二宜求仁以覺諸愚振古于斯于今是式弘開大業屬在吾人永惟三代之尊學制遍乎家巷爰從兩漢而下友道散若烟雲尼父之志不明孟氏之傳幾絶顔回克已世鮮求方孔伋論中人希探本棄漆雕之自信昧端木之真聞干祿仕

以盈庭鶯詞章而塞路斯文掃地邪説滔天愚弄士夫如偶人驅役世俗如家隸政時儒之甚辱實先聖之憂令將尋繹五典之精微決絶三乘之流遁窮理既資于講習輔仁式藉于友朋載卜會文之方乃堂碧玉之上南連恒嶽北望洞庭居當湘楚之中獨占溪山之勝震風凌雨人知揚子之悄懞寒士歡顔心壯杜陵之突兀惟下不窺于董圃車喧寧接于陶廬期聖奥以緒經立壯圖而觀史由源逢委自葉窮根明治亂之所由豈榮

華之或慕貿者肯甘于藜藿來共簞瓢至而未斷其賢愚惟應誠篤無行小慧以亂大猷各敬爾儀相觀而善庶幾伊洛之業可振于無窮洙泗之風一回于萬古清朝大匠告舉脩梁欲見鄙心聊申善頌

抛梁東波光碧玉日射紅春到柳條金色嫩鶯遷喬木萬方同

抛梁西秋空新月淡娥眉侍講不從歌舞亂秦關伯起定天知

抛梁南衡峯雲碧淨潭潭一簣進功誰是伴坐看青色勝于藍

抛梁北妖氣未除關塞黑義經求輔敢遑寧作頌永垂千禩則

抛梁上青天白日雲無障清明奴隸亦知之妙處直須朋友尚

抛梁下道徧乾坤無縫罅胸中變化事無常可與吾皇輔宗社

伏願上尋以後遠邦朋至近地風從龔稷下以紛芳繼
杏壇而蹌濟雲臺斷棟來求槩日之梗楠天路漸達看
引凤生之騏驥驅除異習綱紀聖傳斯不忝于儒流因
永垂于士式

論史

太公

項羽謂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宜曰如吾與若
俱北面受懷王命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吾翁

是欲自烹而翁也羽昔年弒君而今欲弒父既無君父何有于兄弟吾將以死討君父之賊豈忍為汝下乎

劉項

秦以酷急失人心項羽又所過殘滅所謂以火救火沛公素寬大長者一時便有首出庶物氣象譬如奕棋此第一著勝羽也沛公若不能還軍灞上則必與羽鬬于關中是以桀攻桀兵強者勝一還灞上不為利欲所昏清明在躬便志氣如神應對皆當此第二著勝羽也至

于第三著以羽弑共主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著正是旣入彭城則取貨寶美人置酒會無意討賊龍頭蛇尾著而不殺遂使羽一向倡獗幾不能定然羽拙甚故終能取勝夫戰之勝負不足以決成敗故羽七十餘戰未嘗敗北終歸滅亡漢祖得伸與屈奪之機韓信在其機中而不悟而爲之禽陳餘龍且在韓信機中而不悟而爲信禽信可謂知其小而不知其大者張良于一時人物獨許之以可當一面亦大奇矣以北漢高便自

胥壤漢高可謂天授諸人不知天命即與之爭枉作亂臣賊子耳

韓彭

韓彭之所以亡身及其族者以梁楚為之累也使信越不愛梁楚漢安得而族之

黥布

薛公一言而封千戶薛公楚之望也此漢之所以破黥布也或問布之反出不得已君子恕之乎曰臣而反其

君烏可恕也或曰爲布計者宜如何曰蘄西之過漢祖
逕問何苦而反布宜應曰臣不敢反也方陛下危困之
時愛韓信彭越及臣如手足令天下定矣則視之如寇
仇往年以詐縛信今年以疑拖越殘其身夷其族陛
下平日寛大長者令發而爲狹隘之人臣與信越同功
一體乃忍死于獄吏是以至此若陛下察臣無罪反躬
知愧退師釋甲則臣束身自歸豈忍多殺士衆爲背叛
之人哉漢祖服義不比常人一言而官季布以一言而

置削徹以一言而釋欒布夫若布爲此言帝必有以處之矣

景帝

漢景方其寵晁錯雖穿太上皇廟堧垣亦無罪及惡臨江王則侵太宗廟堧垣倒而死亦不恤任私意而不循義理使君臣父子一至于是又以郅都爲中尉貴戚宗室號曰蒼鷹後坐不與臨川王刀筆竟被誅既宗室多犯法則又用甯成夫欲親親親必選有節行賢德之人爲

之師傅爲之交遊下民猶不可以酷法治也況宗室乎

鼂錯

鼂錯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遂致滅宗豈特景帝寡恩哉錯若自請討吳以周亞夫爲已副軍事一以委之豈至若此

周亞夫

人不可不知道知道然後知進退亞夫勃之子細柳軍容威震人主吳楚之反計謀獨出諸將之上有蓋天下

之功及因爭廢太子不能得可以逡巡引去矣後更為相不知景帝特以人望用之也先不肯救梁後不肯侯王信取諸貴戚怒及不肯侯匈奴降者乃謝病免賜食無切肉不置箸見之使皇恐請罪可也猶顧尚席取箸其不知幾如此其見殺也豈特景帝之咎哉

唐太宗

太宗起義兵首數高德儒佞諛之罪而斬之此義聲振其令天下以救蒼生此仁聲振也此其所以有天下也

論其行事則一大將才耳非有大君之度也如高麗不服遣將經營足矣乃逞雄心忽忠言而自行迄無成功勞敝天下他日高宗遣將平之如反覆手耳

中興業

易俗

國家之敗必有壞亂不起之處深知其處大變革之者其功大小變革之者其功小不變革者必淪胥以亡夫風俗者人主之所自出士大夫之樞而政事之影也近

世以來行義凋損政事殆廢風俗薄惡人民嚚頑子弟變父兄者有之為王臣而從盜賊者有之為諸生而獻敵庭者有之卒弒其守者有之民殺其令者有之執親之喪而謀從王事者有之以卑賤而徼訐動搖尊長者有之上下習以為常恬不知怪而三綱絕息人道大壞亂之所由作兵之所由起也昔秦政王莽以酷急煩苛而亡漢高光武深達權變知救弊之理革之以寬簡故能以匹夫而有天下及西晉尚清談棄禮義中原塗炭

琅琊南度因循不能大變雖名賢輩出僅能扶持不絕
宗廟之祀其間憑恃強衆自以為能不知救之之道隨
流波靡功幾成而亡者不可以概舉夫已往之事當今
之覆轍也人君鑒乎此三者知當今之務在乎革易風
俗則當立至公之心彰禮義之門謹人倫之政嚴上下
之分以消悖逆用賢能杜私謁絶貨賂務實去華信賞
必罰以消背畔不開越訴之端以消微訐干進者黜之
恬退者拔之以崇廉耻鼓天下之人翕然並興于義而

不可以利嬰其心臣之於君下之於上實有子弟衛父兄之志何兵不彊何賊不殄何強暴不治而中興之業成矣

官賢

設官分職所以為治也近世以來善事上官漁奪下民者守令也畏懾寵之勢撓亂州郡使上下之威不震者有司也阿黨權貴而不擊刺官邪淆亂是非為熒惑者臺諫也逢君之惡壞法亂紀流毒天下者今執政也士

卒憤慨等感不立冒功濫賞而長寇仇者將帥也夫設官分職所以為治而敗亂無不由之何也推考其由本乎君心多欲上下交征利不慎名器科品冗濫改易頻煩存空名而不責實效之所致也今欲圖中原必反之而後可夫相者君之輔一日非其人天下受其害矣況令海内大亂危亡已見而君之命相也方且嘗試其人相之受任也方且嘗試其術而偷安目前施施然自以為至安是執政未能勝于徃時也君不欲聞其過諫諍

之臣殺之黜之後來者不敢直言是臺諫未能勝于往時也監司畏避盜賊引身先遁與郡縣相委遠贓汙狼籍者不治干紀縱横者不禁是監司未能勝于往時也守令不能抗賊反乘勢刻剥以殖其私是守令未能勝于往時也諸將擁衆填集行朝坐視干戈之搶攘盜賊之雲聚而不能擊刺是將帥未能勝于往時也往在中都全盛之時以是而敗今欲偏方敗亡之頃以是而興不亦難乎人君能内正其心篤求賢之志優臣下之禮

選用賢才畢籍錢出于閹官之門應奏有勞獻頌可採
奉使無功曾立偽朝而不次超升者皆降黜之罷借補
禁權攝其已借補而功效不著明者奪之其見權攝有
治狀者授之凡內外之官皆使久任責宰相以公卿大
夫皆當其才責諫臣以日進逆耳之論責監司以守郡
清肅責守令以戶口歲增責將帥以寇盜弭亡不勝任
者必罰無赦于是有用未當其才者則易之用未盡其
量者則外之有稱職者須告天下用西漢法增其祿秩

而勿徙郡縣守令政治卓然者如東漢法守入為三公令升為刺史罷經藝詩賦之選立孝廉經術政事之科使郡守歲舉舉非其人者當坐誠如是則仕途肅清可以革目前之弊而望中興矣

屯田

師旅之興常患糧食之絕故楚漢爭敖倉王世充李密爭洛口三國之時江湖海岱王公十數多以乏食而自破曹操知時務之要募民屯田置典農之官于是所在

倉廩豐實征伐無運糧之勞兼幷羣雄強于天下方今江北漢南郡縣土地膏腴率多荒廢遺民艱食死亡幾盡宜如曹操列置田官專典農事募民屯田下巴蜀之粟出巴蜀之牛以給貧民使安生事民聞之必競來歸有三利焉富國彊兵一也消弭羣盜二也行師省轉輸之勞三也不然江北郡縣應使無幾不堪調發財盡而怨怨極而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可不慮哉此誠與典之所當務也

練兵

建國必設險阻本朝都汴無山河之固以甲兵為强天下治安數千萬衆環而坐食衣紈帛而忘甲冑習工藝而疎弓馬安慵惰而憚勞役死者補以空名亡者不銷其籍出戍者賂而不行出征者將不加卹進不得快戰以立功退不得溫飽以保意負罪亡命遇赦自陳即與洗滌或竭力戰鬬則將黨受賞而已不與怨憤而叛則招以官此軍政之所以壞也革之之道在人君深自刻

勵優卹將士與同甘苦拔忠義武勇之士以為元帥料
簡諸將之兵汰其庸懦申以階級之法考校諸將之衆
明以分畫之制而增損脩整之見衆不必更募罷招刺
禁叛換勤訓習其閒必將有部分嚴飭士卒精練者特
加奬擢出從征伐惟才是用無必官資捕斬首級者賞
之以金帛滅賊復地者賞之以官爵封之以國土有犯
令者親貴必誅賞罰嚴明比孫武子所以制勝于天下
諸葛公所以抗衡于中原者也何慮賊之不滅黠寇之

不膺中興之無望乎

定計

王者必定都以繫遠近之心漢祖據關中光武據河內先固形勢之地以立根本然後親師三軍東征西戰身犯矢石未嘗一日安坐而守也令外有必報之仇內有僭叛之寇誠能擴天地之量立致遠之志與士卒均勞苦收俊傑而用之激勵諸將自將而行擒李成于淮南縛張用于武昌掃孔彥舟之徒定湘中詔張浚出師與柴

弒討吳仲復襄陽如此則軍聲大振檄召江北諸鎮誰
敢不至待之以誠信約之以法度示之以賞罰誰敢不
從是坐定大河之南而得猛將精兵為吾前驅也天子
所至勞來撫綏禮用賢彥蠲除暴政河外之民困于兵
戈必興發憤之心相扇以歸命天子親統六師因而乘
之一戰而天下定矣此上計也復襄陽之後遴選重臣
一守建康一守武昌一守江陵天子將虎旅西入關一
以順將士之情一以資巴蜀之饒內脩政事外觀時變

此中計也使諸將力取江州移軍擊滅彥舟之徒自江之北務崇寬貸苟相維持以待天命此下計也

知人

治天下之亂者必以知人為本漢高帝從天下之士入漢中諸臣亡者以十數及聞蕭何亡則大怒誠知其英賢不肯失之以資敵國也魏武帝從中原之士起山東叩門求進者衆矣及得荀彧則大悅誠知其英賢任之可以謀敵國也漢高將擊魏豹先問其將言栢直則知

其不能當韓信言項它則知其不能當曹參言馮敬則知其不能當灌嬰其知彼已如是之審且明故滅羣雄而定天下如指諸掌魏武將禦袁紹有言田豐智者則或已知其犯上有言審配忠者則或已知其無謀有言顔良勇者則或已知其可一戰擒也其知彼已之如是審且明故破敵國而據中原如指諸掌主上即位雖當艱難之時然涖天下今五年矣任用羣臣不為不衆矣任黄潛善汪伯彥但為廵幸偷安之計而無立國堅守

之謀以維揚屯兵數十萬之衆當數千遠來罷獘之金兵勢如泰山之壓卵耳而不戰自潰狼狽渡江循致錢塘之變用范宗尹頹墮不振且天下盜賊皆庸人倔起志希財幣朝夕自快而已豈有分裂山河之志哉稍出禁旅自足平殄而建議割地使為鎮撫是賞盜以教天下也是以女真日横盤據西北盜賊益張蹂踐東南百姓肝腦塗地號呼上天而不能救國勢日蹙民心日散用人不當乃至此極實存亡危急之秋也主上苟以至

誠待物以譙虛持已收天下之耳目為已之耳目收天

下之謀策為已之謀策徧用天下之英賢則不患無漢

高帝之明蕭何荀彧之臣矣庶幾謀謨有定政令有經

紀綱可正而寇賊可滅中興可望矣

罷監司

有土則有民有民則有財置守令所以養民生財也置

漕司所以平貴賤通有無使財貨流豐也有民則有事

有事則有爭置守令所以治民息爭也置憲使所以糾

察奸欺使刑獄明允也平時監司州郡已不肯同心國
事互相忌惡自喪亂以來州郡專以抗拒監司爲能監
司專以陵撓州郡爲事爲漕使者不能平貴賤通有無
或厚斂苟免以資敵或重載逋逃以實己是使守令不
得養民以生財也爲憲使者不能察奸欺允刑獄贓汚
狠籍者不按奸宄逋賊者不治是使守令不得治民以
息爭也徒能變亂是非熒惑朝聽專利謀已移易官吏
輕侮朝廷威令使守宰無所取則棄擲守宰教條使吏

民無所取信下被其殃上受其憂此則監司之為也昔唐貞觀時專任刺史縣令數年一遣大臣以六條巡行而天下大治開元之末增置按察諸司而官吏失職百姓怨嗟夫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方今民遭寇亂死亡無幾自應減損官吏輕徭薄賦以存撫之況無益于事而有害于民者或宜盡罷監司之職屬之連帥選擇守令使各清心省事專以墾田練兵興利除害為務歲終則連帥遣上佐列郡遣掾屬起其貢賦條其利害述其職

守三年一遣御史以六條廉之察吏之賢否問民之疾苦禮耆老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狀髙天下者擢爲公卿否者痛加懲督勸沮既明人思自勵則財貨自足刑獄自平奸宄自息而百姓安矣然後馭而義用之以敵王所愾也雖曰未必中興人孰信之

整師旅

君者兵之司命也相者兵之心也將帥者兵之手足也君不能爲兵之司命則孟德專漢仲達專魏之禍生矣

相不能為兵之心則王允見殺于淮泗國忠見討于祿山之禍生矣將不能為兵之手足則趙括陷其卒于長平章邯陷其軍于新安之禍生矣頃年維揚渡江危急之際諸將握重兵者擅行不顧與衆俱遁昔耿弇為將不肯以賊虜遺君父今乃棄君父而不顧可乎夫東南之兵非關中之勁也東南之財非蜀中之饒也漢高以關中委蕭何光武以河南委寇恂咸能遣兵調食遠資征討今主上以關蜀付之大將四年矣未嘗出一人一

騎以增禁旅未嘗輸尺帛斗粟以益軍資監司帥守莫非其人朝廷徒得空文往來而已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是以遠則四方之兵知有大將而已不知有主上也近則諸將之兵知有大將而已不知有主上也上之威令不行矣若是者可謂能為兵之司命乎苗劉之變不可不慮而思所以拔其根也今劉豫僭山東桑仲擅襄漢馬友駐長沙孔彦舟在淮南其餘羣盜所在剽劫不以十數相臣不能建議立謀遣義士發

文誥以懷來之又不能指蹤諸將武震以懾威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是者可謂能為兵之心乎一旦有如濯汜祿山稱兵向闕號清君側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不知以何術遏之也曹翰曹彬為將南征北討兵不留行掃滅羣雄旁震海外今之諸將握重權統大衆金人欲兩河則束手而與之兩河欲二聖則束手而與之二聖盜賊縱橫殘破州郡蒼生被屠戮者所在以百萬計若是者可謂能為兵之手足乎將不知兵

以卒與敵一旦勇者有趙括之虞黠者有章邯之變不知以何將代之也是三禍者在天下無事之時苟有一焉猶至于危亂況今日耶主上誠能正心誠意興痛切之念于君父致憤切之至于金人振三綱以立兵實復命一相以定大計斷大疑責以收致人才以廣兵謀用祭遵李勉之流申明軍令舉劾高位之犯法不職以整兵制科簡諸小將有精整士卒如呂蒙之流者超加奬拔以甄壯烈人人別進問其燥濕推赤心致其死以振

兵氣發遣諸將分道經略不得上首級必在破敵殺將收復境土安集百姓以著兵志先平江淮靜湖湘復荆楚道武關之路出秦隴之田下巴蜀之粟一統西南亘江漢而北以壯兵勢移檄金人數其過失固守要害招撫兩河之民時出奇兵東西掩擊使彼罷于奔命不出五年可以成中興之烈保無疆之休尚何三禍之足慮哉

五峯集卷三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朱忌